

# 人们像他们生活的地方

“…人们像他们生活的地方  
像那里的水，像那里的土  
像那水里游的鱼  
像那破土而出的花蕊  
像那山峦中的氤氲雾霭…”  
(埃迪普·坎塞浮，1974)  
非扎(土耳其)

我想人们和粘土的相互作用蕴含着对嬉戏玩耍所体现出来的一种神秘孩子般的痴迷和冲动。对我来讲，玩赏粘土、构造、改形、毁掉重塑的活动给人带来一种犹如探索发现般的迷人感受。这种经历给尽情玩耍泥巴的孩童一种发现般的感受，这种感受会一直伴他到生命的终点。“游戏”进行时，手指上沾满了泥巴，手掌挤压着可塑的湿泥。结果要么是桌上烂泥一摊，要么是一尊大气的塑像，二者感觉相同。

我认为建筑也来自搭建类游戏经历。丹麦建筑理论学家和城市规划学家S.E.罗斯缪森把人与建筑的关系归结到其对安全的渴望和对私密空间需求上。这一点可以很容易从孩童身上看到。在他的《体验建筑》一书中写到：“人们对创造的关系可以大致描述成：儿童手持积木、球和其它他们可以抓握的东西时就开始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会要求越来越好的工具。在某个时间，大多数儿童都有建造某种住所的欲望。它可以是堤岸里挖掘出的洞穴，也可是一个原始棚屋。但它经常只不过是隐藏在树丛中一个神秘角落，或是一个由两把椅子覆以一块小地毯而成的帐篷而已。尽管这种“洞穴游戏”千变万化，一个属于孩子独用的封闭空间则是它们的共同点…只有人类建造了根据需求、气候和文化方式而变化的居所。儿童游戏在成年人的创造实践中被延续。”

对居所和安全的冲动驱使人们建造一个独属于个人的空间，这是一个生物学和生理上的需求。诸如孩子躲进箱子或橱子、那个把周围环境随手可及的物体排列叠放营造一个独特的空间之类的游戏也是出于对居所和安全需求的本能反应。建筑结构从根本上说是技术和能力反应，它伴随着需求而出现。对我而言，建筑结构是我童年玩过的一种游戏之一，让人想起一个充满无限可能性的世界。并列摆放、层层叠放部件、凿窗设门、拼接、置物于内…营造世界。无须介意材料，用岸边的湿沙、用庭园中的枝叶、用家中废旧物品或箱子、用封面和铅笔所构造的虚构成为极大的享受。我和孩子做同样的游戏，使我能够再次观察游戏所创造的无限可能性。

接触陶瓷艺术后，对于我来讲，这两种游戏融为一个。根本而言，陶艺是一个构造空间的艺术。而构造涉及陶艺技术的自身规则。理解这个道理后，我意识到我试图提出“建筑虚构”的概念。对我而言，在这个概念里，从空间规划、物体测量的角度来观察环境、建筑位置和所有的建筑就成为我设计陶艺作品的灵感来源。

林奇在论及创作图像时说：“环境图像是观察者与其周围环境双向互动的结果。环境呈现出一幅既有区别又有差异的图像，观察者以十足的温柔，按照创作目的拾取、调整和分析其所见。当图像按这样的限制创作并强调所见时，他与久交互程序框架内的紧张性概念信息匹配验证。这样，具有现实感的图像能被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感知。有时我梦中的世界再现了这下面的景象：通过我的窗户射到我家墙壁上的影子，我初次路过的街道两旁的房屋、驾车时看到的正在被拆除的建筑、安纳托利亚北部乡村的小木桥、上海的蓝色摩天大楼，墨西哥的印第安人村庄或16世纪之前哈图萨的城市土坯墙。墙被陶土粉饰，我内心世界充填着我真实的世界。

我生活在土耳其北部的海岸线。当我大约15年前首次来到这个地方时，我开始有意识使用我在乡镇进行研究之旅时所碰到的结构，那些乡镇里最具传统建筑特点的建筑仍旧是我创作的原点。我选择这个主题作为我硕士学位的研究方向。当我选取这个地域的建筑学课题，其中的人类学价值于我们近乎丧失，我想为此环境增添一种具有艺术敏感

性的研究方法。我曾把他们最独特的木构建筑特点融入到我的陶瓷艺术中并报道了这种表现方式。尽管后来在博士研究及实践上，我仅研究技术题目，我注意到那些建筑结构的灵魂在我所创作的陶瓷艺术作品占据着中重要的位置。从设计的角度评估2014年个人展的作品时，我明白始于15年前的建筑透视法和表现方式直至今天还在变化完善着。

有别于土耳其其他任何居住区的建筑风格，土耳其东部黑海建筑是社会文化社会的产物，是不同自然条件许可情况下的建筑学产物，是住所意义上的产物。因此，从木建筑学的独特发现、解决方案和成就来看，东部黑海建筑或许是纳托利亚地区建筑中最富特点的地区。地区内山谷纵横交错，山坡陡峭，山峰耸入云霄，遮天蔽日，森林茂密，山谷下水流奔腾，空气潮湿闷热，植被丰富，五彩缤纷。这个地区的主要建筑材料便是木材。

库班说：“我们，一群了解现代技术的无限可能性的人们，会被这些19世纪前用种类如此少的材料以如此原始方法建筑的大型建筑感到震惊。同样感到震惊的是用这些可能性所取得的建筑风格的多样形态。”在黑海地区传统建筑中靠用木材所达到的形态多样性是显著的，由此这里也获得了“艺术作品”的美誉。

如果让我对这个地区的地质结构做自我评价，换言之，这些传统建筑如何体现在我的陶瓷艺术作品中的呢？我可以说某些特点是主要的模板。serender (hórreo)——、高峰，桥梁和海的木结构墙壁，安装拆卸技术等。

我的作品大部分是一个简单的棱柱体。对我而言，这是一件建筑作品的最简单形状。这样，棱柱结构表面是一个能使我分析墙壁系统的结构机会的地方。传统黑海木质结构墙壁在我的陶瓷作品中表现为大梁椽架。墙壁由挺柱和大梁构建，空间用石材或木头填充。我喜欢组成木质填充墙，如同作品表面的拼贴画。我选取目前某个区域的片段，有时在整齐的挺柱间开一扇窗户，有时在那个区域放置个装满石头的小箱子。“Niche filling”（石头填充）是东黑海地区最复杂的建筑技术。除了使用木墙和石墙，它也给桌台带来了新的纹理质地和色彩美学，是某种意义上的调节和插入技术。这些都很难在别的地方发现(Sözen, Eruzun)。连同木头的部分黑色效果，这些建筑或许只是延续着树木的生命，如同自然界的一部分。因而，在我大部分的作品中，我尝试将木材特有的红棕色表现为自然的原色。

在传统黑海建筑中，由各种厚度或粗糙的木头逐一水平摆放构造的系统在避暑的高山上得到了特别使用。在此系统中，没有第二种承载元素，木头既是承载者又是防护装置，如同石质或砖质承重墙。在建造砖石结构建筑时，由于这些实际解决办法，基本上用不着钉子。结构如此简单，使得这种建筑能够在某个地方拆卸而又能在另外某个地方安装上。我使用安装这个动词而不是建造，使用拆卸这个动词而不是拆毁。这个过程与我前面提到的虚幻游戏有相同的一面，这正是我的想法。因此，在我大部分的作品中，部件是活动的。方形和棱形结构能够安装、拆卸并能重新安装。一个可变的组合可以藉此实现。我喜欢按照容纳和不同视角下美学的需要反复调整各个部件。

从建筑和美学上看，Serender (Hórreo)因其独特的外观具有不同的重要性，是东部黑海建筑的标识之一。当地自给自足的经济要求Serender具有冷气和自然空气流通调节的功能，使当年的农产品能够保存到使用前而不致变质。黑海地区降水概率非常大的海边地区，就有了更多的Serender。Serender结构简单，存放产品的封闭空间部分建在脚部以上，凉亭部分建在Serender周边或将其完全包绕。坐落在居民区内，具有屋顶、凉亭和平面规划的Serender像一所小房子。柱子顶端的牢固几何结构，这种建筑主人用以炫耀其建筑工艺的模式被视为一般建筑结构中的独特形式。这种独特造形与建筑间的和谐以一种特殊的主题出现在我的作品中，立在几英尺高的立方体。因更想展示其内部结构，我的做法之一就是开一扇窗户，观察内部。由此，进入一个小间室，有时主人欢迎你，有时家中无人，光线飘出窗外。

这是一片山峦起伏、高峰林立、山坡陡峭的地域。因此，房屋建筑在陡坡的上部。当注视这些房屋时，不禁自问，他们如何登上那些高坡并建造这些房屋呢？当地居民已适应这些恶劣的地理环境，并相应地改造所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他们勇敢有力，意志坚定。在我的棱柱形结构中，尽量抓住并展示这种感觉，我尽力用作品的高度来表现出来。由于陶瓷结构在烧制过程中发生变形，这些棱柱非常不易朝某个方向变形。这突出表现了山坡的陡峭，唯有攀爬方可及顶的感觉。同样地，我喜欢使用建筑纹理拼贴画或石墙表面的静止图像。

(坏脾气)这个形容词我们用来形容黑海的居民。普鲁士蓝色（深灰蓝色）的黑海，波涛起伏，难以琢磨。无论夏天还是冬天，黑海的波浪仿佛在吟唱着自由的民谣。冬天尤其是如此，猛烈的海浪拍击着，岸边的岩石也在这力量下驯服。夏天，海风习习，但海面平静，人仿佛在这温柔的海面上融入天空。猛然间，脾气突发，震惊诸人。当地的民谣经常颂及这片海，但声调多半哀诉。我作品中体现着黑海的色调和波浪、钴蓝色代表海的颜色。波涛声可以加在建筑纹理的

拼贴画间谈及，我喜欢使用波浪的图案。我的部分作品展示了温柔，卷曲的白色线条表示太阳的光柱，另外一些作品表现的是海浪在普鲁士蓝色（深灰蓝色）的海面上趋于平静。

在作品中，我尽力用自己的表现方式呈现出那些踏访历史痕迹时所得的资料。那里自然和谐包容。人们像他生活的地方。能有机会从我生活过地方提炼出美的东西，使人兴奋，哪怕微不足道，也足以使人兴奋，令人感激。



[1]



[2]



[3]



[4]



[5]